

宋
東
京
考

宋東京考卷之六

嘉興石匏周

官治

宣徽院

按宣徽院在嚴祇門外尚食局之東掌總領內諸司及三班內侍之籍郊祀朝會宴饗供帳之儀一應內外進奉悉檢視其名物其吏史則有都勾押官前行後行其給使則有知客押衙道引行香之屬舊制南北宣徽使共院異廳南院使資望比北院使稍優然事皆通掌止用南院印開寶九年以潘美依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充

宣徽北院使節度領宣徽自此始又以樞密副使楚昭
輔權宣徽南院使以右衛大將軍判三司王仁贍權宣
徽北院使至和元年趙抃言近非次除宣徽使節度使
頗為煩數今後文臣須曾歷兩府德望為人推服武臣
曾經邊鄙建立功業者方許除拜兼宣徽使從之

却埽編 宣徽使本唐宦者之官故其所掌皆瑣細之
事本朝更用士人品秩亞二府有南北院南院資望
比北院稍優然其職猶多因唐之舊焉

文獻通考 按樞密宣徽院皆始於唐然唐之職官志
及會要略不言建置本末蓋因肅代以後特設此二

官以處宦者初亦無甚司存職業故史所不載迨後宦者之勢日盛則此二官日尊自五代以迄於宋皆以大臣為之然樞密既專掌兵事繁任重故其官不可一日廢而副貳屬官亦不容不備宣徽位尊而事簡故常以樞密院官兼之或以待勲舊大臣之罷政者及官制行而事各有所隸則愈覺贅疣故遂罷廢云

故事宣徽院與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事以先後入叙位熙寧四年詔位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下著為令九年詔今後遇以職事侍殿或

中書樞密院合班問聖體及非次慶賀並特叙二府
班官制行罷宣徽院以職事分隸省寺而使號猶存
初王拱辰治平中知宣徽院神宗即位拜太子少保
明年檢校太傅改宣徽北院使尋遷南院立班序位
視簽樞元豐六年拱辰除安武軍節度使再任自此
遂罷使名不復除獨太子少師張方平許依舊領南
院使致仕哲宗即位始遷太子太保而罷使名元祐
三年復置南北院使儀品恩數如舊制在京人從視
簽樞六年以馮京為南院使而張方平亦復使名中
書舍人韓川言祖宗設此官禮均二府以待勲舊未

嘗帶以致仕且宣徽武官也宮保文官也不宜混弁
不聽方平亦固辭不拜七年馮京亦以使致仕紹聖
三年議者言官名雖復而無所治之事乃罷之

沂公筆錄 宣徽使舊亞樞使位在樞密副使同知樞
密院事之上咸平中周瑩拜宣徽使有所畏避因自
陳願居其下先帝從之遂為常制自瑩始也

甲申雜記 張文定前參知政事後為宣徽北院使神
宗嘗使張承旨誠一密問宋龍圖敏求不知前兩府
有賜方團笏頭帶例否宋公報曰非前宰相無賜例
及文定改南院使知南京辭日始被賜為異恩也後

王宣徽知西京引例以為言遂亦被賜王宣徽實王相禹玉座主陰有力焉

登聞檢鼓院

按登聞檢院在左承天門外初仍唐制為知匭使雍熙元年改匭為檢後改曰登聞院又移置鼓司於丹鳳門外南街北廊以達下情至道三年命太子中舍王濟勾當鼓司用朝臣勾當自此始真宗景德四年詔改鼓司為登聞鼓院登聞院為登聞檢院命樞密直學士張詠判院判院之名始此仍差內臣監門不得關預公事諫議大夫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凡言朝政得

失公私利害軍期機密陳乞恩賞理雪寬濫及竒方異術皆受以通達凡進狀者並先詣鼓院若為所抑則請檢院

能改齋漫錄 按資治通鑑魏世祖懸登聞鼓以達寬人乃知登聞鼓其來甚久第院之始或起於本朝也雲谷雜錄 文昌雜錄登聞鼓院未知起於何代因讀唐會要顯慶五年有抱屈人賣鼓於朝堂訴遂令東西都各置登聞鼓自此始予按世說元帝時張闔私作都門蚤閉曉開群小患之請州府訴不得理搥鼓公車上奏其表又晉范堅傳邵廣二子搥登聞鼓乞

息又後魏刑罰志世祖闕左懸登聞鼓人窮寃則撻
登聞鼓又隋刑法志高祖詔四方詞訟有枉屈縣不
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謂
愜聽撻登聞鼓是則登聞鼓其來已久非始於唐也
呂不韋春秋堯置欲諫之鼓嚮子禹治天下門懸鐘
鼓鐸磬而置鞀為銘於簋簠曰教寡人以獄詞者揮
鞀二事當為登聞鼓之始

文獻通考 古者朝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所以通治
道而來諫者也本朝曰鼓司以內臣掌之鼓在宣德
門南街北廊景德四年詔改為登聞鼓院掌諸上封

而進之以達萬人之情隸司諫正言凡文武臣僚閣門無例通進文字並先經登聞鼓院進狀未經鼓院者檢院不得收接

隆平集 景德中改登聞院曰登聞檢院鼓司曰登聞鼓院自此匭函遂廢天聖間復於檢院為檢匣凡言大事及朝政得失或訴寃未辨者悉令檢匣以進即言涉竒邪無得通聞置理檢使理之

伊川文集 伊川差判登聞鼓院上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體再辭不受

塵史 鄭毅夫嘗說藝祖朝聲鼓司求亡豬者上手詔

忠獻趙公曰今日有人聲鼓司來問朕覓亡豬朕又
何嘗見他豬耶然與卿共喜者知天下無冤民

山堂肆考 淳化中京畿民牟暉聲登聞鼓訴家奴失
殺豬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因謂宰相曰似此細事
亦訴於朕太可笑然推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冤民
矣

堯山堂偶雋 李丞相綱罷京師士民伏闕搥鼓乞復
用綱欽宗遣內侍宣諭衆尚未退暨召綱入仍令綱
面諭遣之乃退汪藻有啟賀曰士訟公冤競舉首而
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蓋用故事以配

今事汪嘗舉以謂人作四六要當如此

待漏院

接待漏院在左掖門南百官早朝聚集位次之所也

朝野類要 內宮之前待漏院所以候宮開門及閣子

呼報排班則穿執而入也又名待班閣子

可談 早朝辨色始入前此集禁門外自宰執以下皆

用白紙糊燭籠一枚長柄揭之馬前書官位於其上

欲識馬所在也朝時自四鼓舊城諸門啟開放下都

下人謂四更時朝馬動朝士至者以燭籠相圍繞聚

首謂之火城宰執 後至至則火城滅燭大臣侍從

官及親王駙馬皆有位次在皇城外仗舍謂之待漏院不與庶官同處火城每位有翰林司官給酒果以供朝臣酒絕佳果實皆不可咀嚼欲其久存先公與蔡元度嘗以冬月至待漏院翰林卒前白有羊肉酒探腰間布囊取一紙角視之內鬻也問其故云恐寒凍難解故懷之自是止令供清酒因傳知諸同官云談錄 徐左省鉉職居近列每覩待漏院前燈火人物賣肝夾粉粥來往喧雜即皺眉惡之曰真同塞下耳天祿識餘 王元之待漏院記相君至止煌煌火城按李肇國史補正旦曉漏院已前三司使大金吾皆以

樺燭擁馬謂之火城

瞻親院

按文獻通考仁宗景祐中詔度王清昭應宮舊地建宮
合宗室十位聚居賜名瞻親院於祖宗後選一人為宗
正以司訓導糾違失凡宗族之政令皆令掌之奏事毋
得專達先詳視可否以聞

初諸王邸散居京師過從有禁非朝謁從祠不得時
曾見仁宗立瞻親院以壽春郡王允讓知大宗正事
總領輯睦甚有恩意務以身先之教養子孫崇尚藝
學不率則正其罪故更相責勵莫不勸服故事內朝

謁宗婦不預因曰託姻皇屬而不得一望禁闈非所以顯榮之也奏通其籍

官誥院

按祕笈新書國初於右掖門置院四司誥身案並集於此以備中書除改本司郎官各主其事淳化五年始專置官司於省內凡官誥各以本司誥身印印之文臣用吏部武臣用兵部王公命婦用司封加勳用司勳掌文武官將校誥身及封贈官誥院提舉一人以知制誥充判院一人以帶職京朝官充元豐五年行官制文武誥身屬吏部蕃官誥屬兵部封贈及命婦誥屬司封加勳

并將校誥屬司勳官誥院四部誥身案及吏人隨事隸本部七年并司封司勳誥身案入吏部預書庫收掌崇寧四年吏部專置造官誥局五年罷令尚書右選主管大觀元年復置尋改為官誥院仍隸左右司三年復罷歸吏部政和三年六月詔依舊置官誥院差官二員主管少府監鑄印記吏部製造誥身案記為文中興以來因仍不改

曠緩軒雜述 唐宋拜官即給告身大約如今之誥勅大小皆然蓋先核其可否而後用之既用之即授以階爵而訓戒之誠重之也

審刑院

按文獻通考淳化二年八月己卯始置審刑院於右掖門以樞密直學士李昌齡知院事並置詳議官六員凡獄具上奏先由審刑院印訖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詳議中覆裁決訖付中書當者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復以聞始命論決令左右巡使五日一按視開封府司錄司左右軍巡及四推司繫囚因督促之有免滯者以聞

燕翼詒謀錄 大理寺奏案刑部審覆奏而行之太宗慮刑部大理寺吏舞文巧詆特置審刑院於禁中以

李昌齡為之中覆下丞相必又以聞始論決淳化二年詔行之謹重人命如此自官制改并歸刑部不復有中覆矣

野客叢談 筆談云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曰此人名次公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公為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長官上殿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此人名慕黃霸之為人上頷之僕謂龐證既迂其說無義不若曰臣讀漢書蓋寬饒字次公魏丞相所謂次公醒而狂者是也寬饒為人

公廉鯁直無所迴避此人必慕寬饒之為人此說為得且前漢書所載四次公又有張次公桓次公者奚獨霸哉莊敏想倉卒間偶記得黃霸字次公故以為對耳僕考漢人字次公之意為其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卿次君耳龐謂霸次王鑿矣

御史臺

按御史臺在右掖門東澄清街北臺門北向取陰殺之義云

石林燕語 京師省寺皆南向惟御史臺北向蓋自唐以來如此說者以為隋建御史臺取其與尚書省便

道相近故唐因之或云御史彈治不法北向取肅殺之義未知孰是然今臺門上獨設鴟吻亦非他官局所有也

唐三院御史謂侍御史與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也侍御史所居曰臺院殿中曰殿院監察曰察院此其公宇之號非官稱也侍御史自稱端公知雜事則稱雜端而殿中監察稱曰侍御近世殿院察院乃以名其官蓋失之矣而侍御史復不稱臺院止曰侍御端公雜端但私以相號而不見於通稱各從其所沿襲而已

歸田錄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
劉子儀為中丞始勝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
白中丞至今如此

文昌雜錄 通典梁御史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
冠絳鞬執青儀囊題云宜官告以受辭訟一人緋衣
執鞭仗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隍至階一人執
青儀囊不隍國朝故事御史中丞涖官呵引至朝堂
門兩朱衣吏雙引入朝堂至文德殿門止蓋亦引隍
之比也

燕翼詒謀錄

仁宗重臺諫之選景祐元年四月癸丑

詔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又詔舉三
丞以上嘗歷知縣入除御史裏行二年除御史又二
年除三司開封判官自清要而歷繁劇選任既重一
時號稱得人

按宋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為兼官不治臺事以中
丞為臺長以郎中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
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為三院未至者則為御史裏行
監察故事內察尚書六曹外巡按郡縣久之浸廢至
真宗增置言事御史神宗始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
雜事罷御史裏行而復六察官

按唐百官志監察御
史其一察官人善惡

其二察戶口流散賦役不均其三察農桑不勸倉廩
耗減其四察奸猾盜賊不事生業其五察德行孝弟
茂才異等藏器晦迹應時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
兼并繳器賄迹應時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繳器
乃相官府蓋御史臺建於宣化坊舊闕大夫廳事踵
鄴都制度闕門北鄉取陰殺之義乃命置大夫廳事
闕門東鄉哲宗即位以大夫虛員姑省營築闕門北
鄉仍故不改

書史 御史臺印左戾史字倒屎入用來少有中丞得
免者

東都事略 建隆初劉溫叟拜御史中丞一日晚歸道
由闕前太祖方御明德樓溫叟行至樓側下馬入奏

按故事非肆大青即不御樓今陛下無故而御之軍
庶或聞則有恩給之望臣所以不敢却導從者不欲
驚彼耳目也太祖遽還給內帑三千緡付縣官以自
罰

廉吏傳

劉溫叟字永齡建隆間拜御史中丞憲府舊

例月賞公用茶中丞受錢一萬公用不足則以贓罰
充溫叟惡其名不取太宗在晉邸知其清介遣吏遺
錢五百千溫叟受之貯廳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
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紈扇所遺吏即送錢者視西舍
封識宛然還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錢尚不用况他人

平太宗侍晏後苑因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叟前事
太祖再三賞歎

寓簡 國朝舊制御史員闕則命翰林學士與中丞知
雜迭舉二人上選用其一治平二年闕監察殿中兩
員舉者未上內出尚書郎范純仁太常博士呂大防
姓名用之後皆以道德功業為賢宰相英宗可謂知
人也哉

三朝聖政錄 許王為開封尹被中丞彈奏太宗正劾
之王奏曰臣為天子兒今犯罪被中丞推鞠上曰朝
廷之制孰敢違之朕有過臣下當亦糾摘汝為開封

府尹豈可不舉劾卒罰之

筆談 禁中惟三官得告宰相告於中書翰林學士告

於本院御史告於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告官

塵史 御史入臺滿十旬未抗章疏例輸金以佐公用

謂之辱臺錢神文朝一御史供職餘九十日矣未嘗

有所論列蓋將行罰焉忽一日削稿拜囊封衆佇聽

以為所言必甚大事乃斥御庖造膳誤有遺髮於其

間者詞云是何穆若之容忽覩髮然之狀御史皆以

才舉所議如此而無責蓋朝廷務廣言路耳

予在開封南司會侍御史初入臺兩赤令皆赴公叅

開封縣仍呈汴州杖其杖長三尺二寸五分上圭其半潤一寸二分厚七分下殺而圓長一尺徑七分於圓處火印汴州杖印四字大約與今之所謂小杖者不相遠凡決人未嘗用常貯於庫御史中丞侍御史初入臺即呈之按梁開平元年以汴州為開封府此杖殆唐所製也

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食之語熙寧初程顥入臺為御史裏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食分廳向火

洛人李實景真熙寧初入臺為御史久而未有所言

時鄧綰文約任南牀

按宋時侍御史最為雄劇臺中會聚則於座南設橫榻疏曰南

牀謂李曰當亦有所言否李曰蓋將言耳然未知何

等事鄧曰如某人皆可言也李乃曰顧欲言人不善耶其長厚如此

沂公筆錄 孫參政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與吳中復為御史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答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我豈薦識面臺官耶後二人皆以風力稱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為無愧耳

東軒筆錄 御史臺有關吏隸臺中四十餘年聲喏時

每以所執之挺驗中丞之賢否賢則橫其挺否則直其挺凡為中丞者惟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為中丞聞望甚峻一日視其挺直驚問曰爾挺忽直豈觀我之失耶吏曰昨見中丞召客諭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復教誡者數四大凡役人者當授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之繁若此使中丞宰天下如此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自覺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慚謝明日視之挺復橫矣

曾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惟李復圭以為不可作

詩曰老鳳池邊躡不去，飢鳥臺上噤無聲。公聞之即

求去。

按宋時以丞相為老鳳，翰林學士為大鳳，紫微舍人為小鳳。

諫院

有司馬光題名記

按仁宗明道元年七月辛卯，陳執中為諫官，屢請置院，乃以門下省為諫院，而別創門下省於右掖門之西。蓋朝臣皆有入局之所，獨諫院無之，故也。宋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官職差遣，纔以定俸入而不親職，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別降勅許赴諫院供職，方為諫官。亦有領他職而不與諫諍，其由他官領者，帶知諫院以兩省官充掌供奉諫諍。凡朝廷闕失，大則廷議，小則上封。

涑水記聞 慶曆初歐陽修余靖王素俱除諫官蔡襄以詩賀之曰御筆親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好竭謀猷禪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於上尋亦除諫官

宋稗類鈔 仁宗慶曆初急於用賢當時有聲望者王兵部素歐陽校理修余校理靖魚工部周詢並除諫官朝野相慶時惟魚望不及三人蔡襄時為校勘以詩賀之曰御筆親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魚聞之乃曰予不與士論何顏復當諫列遂乞辭職朝廷

從之乃遷臺御史即除蔡知諫院號稱得人魚在臺亦稱職

墨客揮犀 包拯自御史直諫院危言正議傾動朝野仁廟常溫顏優納近侍以為難上曰忠鯁之言固苦口而逆耳蓋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又何必拒而責之大聖之度慈厚若此

名臣言行錄 包孝肅公拯知諫院數論斥大臣權倖請罷去內降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以為龜鑑

慶曆中增諫員取敢言士歐陽文忠公首被選以太

宋東宮考 卷之六
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

韓魏公家傳 公為諫官三年所存諫稿欲斂而焚之
效古人慎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集七
十餘章為三卷曰諫垣存稿自序於首大略曰諫止
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

職官分紀 熙寧八年同知諫院范百祿言今修起居
注直舍人院則綴小兩省班同知諫院則絀而不與
非明職分勤官守之意詔令綴小兩省班

長編 天禧二年右正言魯宗道多所論列上頗厭其
數宗道因對自訟於上前曰臣在諫列言事守臣職

也陛下以數而忌之豈非有納諫之虛名俾臣負素
瘡之辱乎臣切愧之謹願罷去上慰諭良久他日念
之因題殿壁曰魯直

容齋隨筆 嘉祐元年司馬公以修起居注同知諫院

上章乞立宗室為繼嗣對畢詣中書略為宰相韓公
言其旨韓公攝饗明堂殿中侍御史陳洙監祭公問
洙聞諫院與司馬舍人甚熟洙答以頃年曾同為直
講又問近日曾聞其上殿言何事洙答以彼此臺諫
官不相往來不知言何事此一項溫公私記之甚詳
然則國朝故實臺諫官元不相見故趙清獻公為御

史論陳恭公而范蜀公以諫官與之爭元豐中又不許兩省官相往來鮮于子駿乞罷此禁元祐中諫官劉器之梁况之等論蔡新州而御史中丞以下皆以無章疏罷黜靖康時諫議大夫馮澥論時政失當為侍御史李光所駁今兩省合為一府居同門出同幕與故事異

任伯雨傳 任伯雨字德翁性剛鯁持論勁直為諫官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體號曰鱗章藏書 劉安世為諫官累廷諍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俟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皆蓄縮悚汗目之

曰殺上虎

田錫天資骨鯁遷諫議大夫上經史中治體之要三十篇真宗手詔褒獎每見錫色必莊嚴嘗曰是朕之汲黯也

可如 徽宗居端邸時藝文之暇頗好馴養禽獸以供玩及即位貂璫承奉羅致稍廣江公望在諫院聞之力諫上悅即日詔內籞盡縱之勿復留惟一白鷗畜久而馴不肯去上以麈尾逐之迄不離左右乃刻公望姓名於麈柄以識其諫

湧幢小品 勒石始於李斯題名始於漢文翁禮殿三

碑止題姓字唐建中二年京兆府有同官記碑則署爵里官方而司馬溫公諫院記則用文矣

朝集院

按朝集院在朱雀門外咸平四年四月創建以待士大夫之聽除授者

燕翼詒謀錄 真宗咸平四年四月癸丑詔以朝官注擬於堂貧者留滯逆旅無以為資乃置朝集院於朱雀門外院既成詔陞朝官以上到闕並館於院中官給公券出入則乘馬開封府差兵士隨直惟可至廟堂省卻銓曹官廳而已雖欲出入市廛不可得也故

禮朝官以上造朝則先匿於親戚故舊之家俟所幹
置悉備方敢報閤門攷見蓋閤門即日關報朝集院
開封有人馬即至迎入院中雖不可出入而同院中
士大夫日夕遊從情如兄弟或商確文字或彼此詢
問風土或因而結交互相推薦其况味與栖栖逆旅
者大不侔矣景祐二年十月辛亥詔復增置以士夫
夫之來者日多故也

湯幢小品 漢時郡國守相置邸長安唐有進奏院宋
有朝集院國朝無之惟私立會館然止供鄉紳之用
其遷除應朝者皆不堪居也

宋東京考卷之七

嘉興石匏周 城緝

官治

太常寺

按退朝錄太常寺舊在興國坊今三班院是也景祐初燕侍郎肅判寺廳事畫寒林屏風時稱絕筆其後為判寺好事者竊取之嘉祐八年徙寺於福善坊其地本開封府納稅所英宗在藩邸判宗正寺建為廨舍既成而已立為皇子遂為太常所請焉

按唐太常置卿一員少卿二員博士四員大中祥符

中置博士二員後加至四員今若置判寺一員同判
寺二員則合唐之卿數矣天聖元年改同判院為同
知院即博士也

文獻通考

國初太常寺皆以禁林之長主判

續會要
云皆以

兩制而禮院自有判院同判院大中祥符中符瑞繁

縟別建禮儀院輔臣主判而知制誥為知院天禧末
罷知院天聖中省禮儀院而寺與禮院事舊不相兼
康定元年置判寺同判寺並兼禮儀事近有至六七
人者元豐正名始專其職馬卿掌禮樂郊廟社稷壇
壝陵寢之事少卿為之貳丞參領之元祐初除呂純

禮為太常少卿御史論門蔭得官不可任奉常於是
外補

皇祐中宋祁乞增置一員勾檢在寺文書及掌出納
遂除胡瑗後省不置元豐正名初除王子奇建炎三
年省紹興十年復置

隣幾雜誌 歐陽永叔修唐書求罷三班院乞一閒慢
差遣俄除太常禮院因巡廳言朝廷將太常禮院作
閒慢差遣耶

聖朝職略 治平中修禮書成百卷名曰太常因革禮
初歐陽修同判太常寺奏禮院文字散失請差官編

修至是書成

九朝通略 崇寧中米芾為太常博士奉詔以黃庭堅
小楷書作千字文以獻

苑洛志樂 建隆初用王朴樂太祖謂其聲高近於哀
思不合中和詔判太常寺和峴考兩京表尺令下一
律比舊樂始和暢

補筆談 宋景文子京判太常日歐陽文忠公刁景純
同知禮院景純喜交遊多所過從到局或不下馬而
去一日退朝與子京相遇子京謂之曰久不辱至寺
但聞走馬過門李卽鄆獻臣立談間改杜子美贈鄭

廣文詩嘲之曰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忽地退朝
逢便遣官長罵多羅四十年偶未識磨罔賴有王宣
慶時時乞與錢葉道卿王原叔各為一體書寫於一
幅紙上子京於其後題六字曰效子美評景純獻臣
復注其下曰道卿御著原叔古篆子京題篇獻臣小
書歐陽文忠公又以子美詩書於扇上高文莊在坐
曰今日我獨無功乃取四公所書紙為一小帖懸於
景純直舍而去時西羌首領唃廝羅新歸附磨罔乃
其子也王宣慶大閤求景純為墓志送錢三百千故
有磨罔宣慶之誦今詩帖在景純之孫概處詩扇在

楊次公家皆一時名流雅謔予皆曾借觀筆跡可愛

學士院

即翰林院

按學士院在樞密宣徽院之北表其深嚴宥密故謂之北扉又云北扉者謂其在浴堂殿之南便於應召也至和三年詔學士院從官兩員掌管勾編錄國朝以來所撰制詔文字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為之

石林燕語 唐翰林院本內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以詞臣持書詔其間乃藝能之一爾開元以前猶未有學士之稱或曰翰林待詔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猶稱供奉自張垆為學士始別建學士院於翰林

完之南則與翰林院分而為二然猶冒翰林之名蓋唐有弘文館學士麗正殿學士故特以翰林別之其後遂以名官訖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學士而不冠以翰林則亦自唐以來沿襲之舊也

唐翰林院在銀臺之北乾封後劉禕之元萬頃之徒時宣召草制其間因名北門學士今學士院在樞密院之後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為院之正門而後門北向與集英相直因榜曰北門兩省樞密院皆無後門惟學士院有之學士退朝入院與禁中宣命往來皆行北門而正門行者無幾不特取

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學士院正廳曰玉堂蓋道家之名唐李肇翰林志未
言居翰苑者皆為凌玉清遡紫霄豈止於登瀛洲哉
亦曰登玉堂馬自是遂以玉堂為學士院之稱而不
為勝太宗時蘇易簡為學士上嘗語曰玉堂之設但
虛傳其語未有正名乃以紅羅飛白書玉堂之署四
字賜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榮也即局
鑄置堂上每學士上事始得一開視最為翰林盛事
紹聖間蔡魯公為承旨始奏乞摹就杭州刻榜揭之
以避英廟諱去下二字止曰玉堂云

祖宗用人多以兩省為要而翰林學士尤號清切由是登二府者十嘗六七杜正獻公以清節名天下然一生多歷外職五為使者徧典諸名藩在內惟為三司戶部副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遂至為樞密副使范文正公自諫官被謫召還以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遷知開封府復謫晚乃自慶州亦入為樞密副使二公皆未嘗歷兩省而文正之文學不更文字之職世尤以為歎也

俗稱翰林學士院為坡蓋唐德宗時學士召對浴堂嘗移院於金鑾坡故亦稱鑾坡唐制學士寓直無常

虞駕在大內則置院於明福門駕在興慶宮則置院於金明門不專在翰林院也然明福金明不以為稱不常居之爾

國朝經筵講讀官舊皆坐乾興後始立蓋仁宗時年尚幼坐讀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爾後遂為故事熙寧初呂申公王荊公為翰林學士吳冲卿知諫院皆兼侍講始建議以為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因請復行故事下太常禮院詳定當韓持國刁景純胡完夫為判院是申公等言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及禮官王汾劉敞韓忠彥以為講讀官曰侍蓋侍天

子非師道也且講讀官一等待讀仍班侍講上今侍
講坐而侍讀立不應為二申公等議遂格令講讀官
初入皆坐賜茶惟當講時起就案立講畢復就坐賜
湯而退侍讀亦如之蓋乾興之制也

夢溪筆談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
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已下工
技群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
翰林待詔之類是也惟翰林茶酒司止稱翰林司蓋
相承闕文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
學士宣召者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

入故院門別設複門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學士院北扉者謂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承天門雙引至閣門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學士自東門入者彼時學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東門赴召非若今之東華門也至如挽鈴故事亦緣其在禁中雖學士院吏亦止於玉堂門外則其嚴密可知如今學士院在外與諸司無異亦設鈴索皆文具故事而已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惟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為學士

家貧請外表詞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
臣終作若敖之餓鬼從者之病莫與方朔之飢欲死
京師百官上日惟翰林學士勅設用樂他雖宰相亦
無此禮優伶並開封府點集陳和叔除學士時和叔
知開封府遂不用女優學士院勅設不用女優自和
叔始

金坡遺事 學士院有雙鵲嘗栖於玉堂後海棠樹上
每學士會食必徘徊翔集或鳴噪必有大詔令或宣
召之事因謂之靈鵲鼂公詩云都聞靈鵲心應喜
玉堂之設密通紫閣每夜漏既下宮鑰並入有大號

令大除拜邊境急奏惟天子與學士知之雖戴鵲之士充滿千廬典司翰墨一人而已居是職者豈不貴重乎哉

文獻通考 學士掌內廷書詔指揮邊事曉達機謀天子機事密命在焉不當預外司公事蓋防緘微問或漏省中語故學士院在金鑾殿側號為深嚴自藝祖以來籍其才用始令判三銓及知太常禮院事開寶二年以李昉盧多遜並直學士院直院之名始此六年以知制誥張澹權直翰林院權直之名始此翰林學士無定員凡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學士

俱闕他官暫行文書謂之權直宋率以從官兼直院
若左右史少監之類止稱權直天聖元年詔學士遇
隻日至晚出宿蓋故事以隻日鎖院隻日降麻也

按

院機密之謂也 試
士撰麻皆如此

凡初命為學士皆遣使就第宣詔旨召入院上日勅
設會從官侑以樂元豐中始命佩魚執政議事則繫
鞋蓋與侍從異禮也

按唐翰林學士只取六學之人隨其官之崇卑入院
者皆為學士廷覲之際則各隨其元官立班而學士
未嘗有一定之品祕也故其尊貴親遇者號稱內相

可以朝夕召對參議政事或一遷而為宰相其派遠
新進者或起自初階或元無出身至試令草麻制或
試以詩賦如試進士之法其人皆呼學士自唐至五
代皆然至宋則始定制資淺者為直院暫行者為權
直於是真為翰林學士者職始顯貴可以比肩臺長
舉武政路矣

避暑錄話 舊學士院在樞密院之後其南廡與樞密
後廊中分門乃西向玉堂本以待乘輿行幸非學士
所得常居惟禮上之日得略坐其東受院吏參謁而
已其後為主廊北出直集英殿所謂北門也學士僅

有直舍分於門之兩旁每鎖院受詔乃與中使坐
廊余為學士時始請闢兩直舍各分其一間與北門
通為三以照辟限其中屏間命待詔鮑詢畫花竹於
上與玉堂郭熙春江晚景屏相配當時以為美談後
聞王丞相將明為承旨太上皇眷愛頗厚乃旁取西
省右正言廳以廣之中為殿曰右文則非復余前日
所見矣

翰林續志 唐學士院深嚴非本院人不可遽入雖中
使宣事及有文書必先動鈴索立於門外候小判官
出授授訖轉授院吏院吏授學士自五代以來其制

久廢易簡因召對上言上可其奏自是學士院復置
鈴索焉

太宗曰詞臣實神仙之職也玉堂東西壁延表數丈
悉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擬瀛洲之象也修篁皓鶴
悉圖廊廡竒花異木羅植軒砌每外宣已寂內務不
至風傳禁漏月色滿庭真人世之仙境也新學士入
院上事宜徽告報勅設儀鸞宿陳帟幕大官脩珍饌
設上尊酒茗悉至赴是設者止鳳閣舍人餘不得預
坐居是職者苟能節用以安貧杜門以省事探真如
之旨養浩然之氣來者瞻望其出處侍者優假其顏

色逍遙卒歲非神仙而何

宋公白賈公黃中皆先達鉅儒同在鼇禁又云鼇宮
鼇島馬

元城語錄 玉堂兩字人多不解太宗嘗飛白書玉堂
之署賜蘇易簡此四字出漢書李尋傳玉堂殿名待
詔者直署在其側李尋待詔黃門故云久汗玉堂之
署至英廟時撤去元豐中有學士上言乞摘上兩字
復榜院門以為臣下光寵詔可是以殿名名其院也
不避甚矣

會要 淳化二年十月承旨蘇易簡獻續翰林志一卷

太宗嘉之賜御詩二章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以
賜謂宰相曰卿可召至中書授之令榜於廳額永為
翰林美事易簡請以二詩刻石帝為書真草行三體
命待詔刻石以賜十二月易簡於本院會學士等觀
飛白及三體書上聞之賜上尊酒大官設饌各賦七
言詩宰相參政亦各賦詩易簡悉以進呈翼日帝曰
朕誦讀數四可知儒墨之盛學士之貴也

繼古叢編 昔人論玉堂乃前漢殿名迨後翰苑則名
玉堂之署嗣又因避諱直曰玉堂是以殿名榜直廡
矣余考玉堂之名不止漢殿也楚蘭臺之宮亦有玉

堂

按宋玉風賦尚祥
中庭北上玉堂

東漢文翁講授之室亦名玉堂

天上神仙辭記之地亦名玉堂名山仙人所居之地
亦有玉堂至唐人梅花詩有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
朝忽見數枝開又如古樂府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
堂則又皆非翰苑之玉堂矣然則玉堂之名不始於
漢不專於殿云

七修類稿

三輔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谷永傳損

抑椒房玉堂之盛寵註玉堂嬖幸之舍李尋傳久汗
玉堂之署註玉堂殿在未央宮是知實嬖幸之處故
宋太宗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蓋待詔者有直廬於

殿側故曰署元豐中學士請摘上二字以名翰院故
翰院亦名玉堂繼古叢編謾言翰院亦名玉堂之署
無着落矣又曰後避諱直曰玉堂尤非也

澠水燕談 玉堂上東閣承旨居之西閣第二廳居之
玉堂後東西各二閣第三廳而下分處之玉堂後東
北一室二間大中祥符中王相居之入參大政李相
迪又自此閣拜命其後入者多求居之此室常不空
前簷有大槐樹意以為祥

說梏 宋學士院第三廳閣子當前有一巨槐素號槐
一聽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有抵撤

前人行李而強據之者

說史雋言 太祖謂宰相曰翰林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奏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太祖嘗召儀草制至宮門見太祖魁岸跣足而坐儀却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然後召見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太祖斂容謝之

國老談苑 太祖一日袒裼幸翰林院時學士盧多遜獨直上行與語引入寢殿因指所御青縑帳紫綾褥

謂多遜曰爾在外意朕豐侈耶朕用此猶常愧之
陳彭年在翰林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祕之目時謂其
署銜為一條冰

續通鑑長編 開寶二年太祖命李昉盧多遜分直學
士院昉前在翰林堂吏因事至者每拜堂下事已即
遣未嘗與坐至是拜堂上更展叙中外無復曩日之
禮昉愕然詢同列則云數年矣

談錄 盧相多遜在朝行時將歷代帝王年曆功臣事
迹天下州郡圖誌理體事務沿革典故括成絕詩一
百二十章以備應對由是太祖太宗每有所顧問無

不知者以至踐清途登鈞席皆此力耳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卜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卿升輅執綏且備顧問上因歎儀物之盛詢政理之要多遜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上謂左右也作宰相須用儒者盧後果大用蓋兆於此

談苑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俾其黨因奏對言穀宣力實多微窺上旨太祖曰頗聞穀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於玉堂之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

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
太祖以其怨望決意不用

舊制學士朱衣吏一人引馬所服帶用金而無魚至
入兩府則朱衣二人引馬謂之雙引金帶懸魚謂之
重金世傳館閣望為學士者賦詩云眼前何日赤腰
下幾時黃及為學士又作詩云服赤何時兩腰黃幾
日重

翰苑群書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
李昉為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因去其
一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某盛度丁謂

並為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後皆著姓

歸田錄

陶穀為學士嘗晚召對太祖褻服御便殿穀

至望見將前而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傍
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
上束帶竟穀乃趨入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
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
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有
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禮亦漸薄蓋習
見已久恬然不復為怪也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宴於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祇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是歲昭文韓公集賢魯公樞密張太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概副樞胡諫議宿吳諫議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為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也

青箱雜記 前世有翰林學士本朝咸平中復置翰林侍讀學士以楊徽之夏侯嶠呂文仲為之又置翰林

侍講學士以邢昺為之侍讀侍講學士自此始

職官分紀 學士院玉堂太宗嘗親幸至今惟學士上

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

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

按新林志唐至德後天子召集賢學士於禁中草書詔旨

雖宸翰雖揮亦資其

檢討故謂之視草

沂公筆錄 太宗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竇儼對上時

燕服儼至屏樹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上訝其久

不出笑曰豎儒以我燕服爾遽命袍帶儼遂趨出祥

符中予初為學士一日真宗承明再坐召對

按承明直崇政

之南海崇政殿聽朝罷至此謂之倒坐御膳畢後坐謂之再坐

亦方燕服對回至院

忽中使傳宣撫諭曰適忘袍帶卿無怪否予惶愧降
階將謝中使復稱有旨曰上以是為愧勿俾稱謝及
具奏來他日亦不可面叙二聖優禮近侍不亦至乎

按宋故事對舍人以下即燕
服學士以下必袍帶而後見

堯山堂外紀 蘇易簡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
歡謂易簡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答曰忠孝一生
心上悅以所御金器盡席賜之又嘗夜幸院中易簡
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乃自窻格引燭入照之
格上有火燃跡後不復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堯山堂偶雋

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為

姓生而知之久無對者楊大年為學士乃對云馬援死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

楊文公為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鄰壤交歡草既入真宗自注其側曰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為隣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

廬陵集注 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同時拜學士承旨扈蒙贈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相賈李蘇參政宋為尚書

補筆談 熙寧三年召對翰林學士承旨王禹玉於內
東門小殿夜深賜銀臺燭雙引歸院

麟臺故事

淳化七年九月詔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翰

林學士扈蒙等閱前代文集撮其精要以類分之為
文苑英華續命學士蘇易簡等共成之凡一千卷

道山清話

大參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凡有

顧問無不知者其在北門因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
問墨允墨智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
書曰春秋少陽即令祕閣取此書既至彭年令於第
幾板尋檢果得之上喜自是注意未幾執政

暖妹由筆 學士蘇平仲經筵日講書不行跪禮太祖
欲罪之對曰臣執古聖人書對今聖人講故不跪

錢氏私誌

王岐公珪在翰林時中秋有月仁宗問當

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因命於小殿對設二位
召來賜酒公至殿側侍班俄頃女童小樂引步輦至
宣學士就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禮上云天下無
事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要正
席則外廷賜晏正欲略去苛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
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
詩示公公歎仰聖學高妙每起謝必勅內侍挾持不

令下拜漏下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牀以金鑲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於公前來者應之略不停輟都不蹈襲前人盡出一時新意仍稱其所長如美貌者必及其容色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朶簪公幞頭簪不盡者置公袖中宮人旋取針綫縫聯袖口晏罷月將西沉上命徹金蓮炬令內侍扶掖歸院翼日問學士夜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鮮帶便上牀取幞頭於面前抱兩公服袖坐睡恐失

花也都下盛傳天子請客明年中秋公已參政蔡確
為學士上講故事命宮嬪求詩蔡奏才思短澁酒再
行而止左右不悅曰這個學士上何須鍾愛

盛事美談

鼂文元公迴在翰林以文章德行為仁宗

所優異帝以君子長者稱之天禧初因草詔得對命
坐賜茶既退已昏夕真宗顧左右取燭與學士中使
就御前取燭執以前導出內門傳付從吏後曲晏宜
春殿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十餘朵所賜止親王宰
臣真宗顧文元及文僖各賜一朶又嘗侍晏賜禁中
名花故事惟親王宰臣即中使為插花餘皆自戴上

忽顧公令內侍為戴花觀者榮之

容齋隨筆 翰苑故事今廢棄無餘惟學士入朝猶有

朱衣院吏雙引至朝堂而止及景靈宮行香則引至立班處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狀但尺紙直書其事末云右謹具諮報尚書省伏候裁旨後題年月日押字謂之諮報此兩事僅存

治平以前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為兩制自翰林罷補外者得端明殿學士謂之換職熙寧以後乃始為龍圖紹聖以來愈不及矣修起居注者序遷知制誥其次及辭不為者乃為待制趙康靖馮文簡魯公

司馬溫公呂正獻公是也學士闕則次補或為宰相
所不樂者猶得侍讀學士劉原甫是也在職未久而
外除者為樞密直學士韓魏公是也亦為龍圖直學
士歐陽公是也後來褒擢者僅得待制王時亨是也
餘以善去者集英修撰而止耳

揮塵前錄 蒲宗孟在翰林因入對神宗曰學士職清
地近非他官比而官儀未寵自今宜加佩魚遂著為
令故東坡謝入翰林表曰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弘文
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

隨手雜錄

子瞻為學士一日鎖院召至內東門小殿

時子瞻半醉遽命汲水以漱已而入對授以除目呂公著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承旨畢宣仁忽謂官家在此子瞻對曰適已起居矣宣仁曰有一事要問內翰前年任何官職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備員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關官家事曰然則大臣薦論耶曰亦不關大臣事子瞻驚曰臣雖無狀不敢別有干請曰久待要學士知之此是先帝之意先帝當飲食而停箸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先帝每稱曰奇才奇才

但未及進用學士而上仙耳子瞻哭失聲宣仁與上
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曰學士須盡心事官家以
報先帝知遇子瞻拜而出徹金蓮燭送歸院子瞻親
語余如此

後山詩話 熙寧初荆公王安石秉政范蜀公鎮議事
不合自翰林學士致仕元祐初詔起公曰西伯善養
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
公固辭不至其表有云六十三而致仕蓋不待年七
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時文潞公年八十餘一召而
來覽之笑曰景仁也不看脚下

禁林燕會詩序 學士今日之盛事有七新學士謝恩
日賜襲衣金帶寶鞍名馬一也十月朔改賜新樣錦
袍二也特宣草麻利物三也改賜內庫法酒四也升
俸並給見錢五也特給親事官隨從六也勅設供帳
之盛七也凡此七事並特出異恩有以見聖君待文
臣之優異也